

伉俪偕行

蒋子龙

今年春天,我有幸被德清图书馆聘为“驻馆作家”,“驻馆”期间结识了杭州书法家蔡云超伉俪。丈夫身材修长,温文静寂;太太娇巧秀洁,性情爽利。在书坛盛行鬼画符以为创新的风气下,蔡云超的笔墨骨俊气清,根脉端正,气韵不俗,令我钦敬。后来我们移居到莫干山麓由民居改造成的“乡间别墅”,可隐居,也可在节假日供朋友聚会,名为“见山庐”。四面群峰环绕,岚气成云,庐前溪水潺湲,鸟鸣啾啾,令人俗虑顿消。我不禁脱口而出:“见山山若画”,后面本来还有一句“进庐庐如……”最后一个字卡住了,身后有人给续了一句:“听水水如琴”。我回头见是蔡先生,就又说了一句:“庐内不染尘”,他随口而答:“山中含清气”……这种大白话的游戏似不能让他尽兴,随后又口占一绝:“倚山风携翠,傍水叶翻琤。贞心尘不染,妙语契真如。”

他的太太则在一旁摆桌子铺纸,为大家即将开始的笔墨墨舞、尊酒论文做着准备。后来接触多了,听了一些蔡云超夫妇的故事,直觉得这一对西湖佳偶可谓是珠联璧合的“绝配”。许多年前,西子湖畔的青年才俊蔡云超,能诗善赋,写一笔好字,择偶颇为自负,眼界甚高。某日有一姑娘骑车从他的机关门前经过,惊鸿一瞥,如电光石火般击中了他的心,竟赞出声:“真吾妻也!”于是打听姑娘是何方神圣,姓甚名谁,然后就展开了强劲而持久的追求,或急风暴雨,或慢火细工……功夫不负痴心,终成佳话。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在有“天堂”之誉的杭州城已是名头响亮的“文化伉俪”、“笔墨鸳鸯”……这归于蔡云超笔墨已入佳境,被誉为“浙江碑廊书法第一

信仰的传承

张超

信步登上驶向远方的列车,从东海之滨到赣鄱大地,行程一千多公里,历时10余小时,旅途的颠簸和疲惫无法消减心中的希冀,只为感受那条信仰之路。

今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而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壮举就从井冈山开始。作为“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人杰地灵、风景秀美,更烙下了不灭的红色印记。黄洋界、茨坪、八角楼、步云山和小井红军医院等,这些历经岁月洗礼的革命遗址,无不透出浓郁的传奇色彩。无论是肃穆瞻仰,还是漫步其中,那些见证风雨沧桑的珍贵实物、精心复原的布景摆设,仿佛在轻声述说着八十多年前江西吉安这片土地上革命志士的不朽伟绩。

茫茫大山铸就了这支真正为百姓谋福祉的人民军队,为了实现理想,他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漫漫二万五千里。信念坚定、不畏艰险、勇于奋进、扎根群众,正是在信仰的引领下,长征得以胜利,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从井冈山到长征,再到抗日战争,乃至之后的建国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信仰是支撑与推动人们前行的动力。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文化重构成为多元利益主体碰撞融合下的重要趋势。加强人生信仰教育,对于转型期社会的平稳健康发展尤为重要。信仰可以是“高大上”,也可适用普罗大众,那就是体现真善美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我们应树立正确的人生信仰,要建构充满正能量的价值观,去砥砺前行和实践和潜心耕耘,让这一信仰内化于心,成为指引人生旅程的灯塔,为我们指明前进方向,注入不竭动力。

甘肃岷县境内的腊子口,是中央红军长征最后一处险地。

腊子口位于该县白龙江上游的雪水流湍的石峡中,水中无船,且寒不能因涉。两岸绝壁,在绝壁上凿石开一条小道,至不能再开处,架一木桥直达对岸绝壁上,再沿壁凿小道,以通于平地。如果将木桥拆卸,即便十万大军到此,也只好徒呼奈何。

据有关报道,当年甘肃方面国民党守兵,仅置一班人于桥之两端碉堡内,桥也未拆,而戒备松懈,故被红军奇袭,遂过最后之天险。

胡炳云将军摇着鹅毛扇,对笔者说,攻克天险腊子口,并非如此简单。

1935年9月14日,胡炳云所在的红二师四团到达甘肃境

人”;而他的妻子俞宸亭,被读者和媒体亲昵地称做“旗袍作家”。二人倾其所有,开办了“桐荫堂公益书院”,太太是堂主,请各行业的专家学者书院免费为民众“传道授业解惑”,其中也包括蔡云超不定期地在书院办培训班,讲授书法艺术。他们经常是伉俪偕行,形影不离,或许是夫唱妇随,但给人们的感受更像“妇唱夫随”。丈夫显然是个有主见的人,当初不是他的一见钟情后“猛追不舍”,就不会有后来的美姻缘,或许是夫主内,妻主外,但看上去更像内外皆由其妻主之,丈夫乐不得只管写好

自己的字就万事大吉。古云:丈夫丈夫,一丈之夫,一丈之内足够他挥毫泼墨了。一丈之外,全由妻子打理。

中国的传统智慧中讲究“气”,同气相求,以气引力,乃至“言有长短,取定于气”。蔡先生内敛,俞堂主外向,且气场很足,总是呈现出一种光鲜的精神面貌,充满自信,生气勃勃,思维活跃,想法很多,无时无刻不在拓展心理空间和地域空间。她有一种能创造丈夫的天赋,在丈夫成功的路上,一路欣赏他,给他打气。帮助丈夫成功,能让丈夫快乐的女人,自然也最能体现自身的价值。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收获,就是养育了两个出色的儿子,老大已经读大学,老二还在上高中,他们在各自的学校都是“尖子生”,舞文弄墨也崭露头角。这样一个家庭本身,在当今社会就很有典型意味,甚至具启示意义。现代“围城”中的人们问题太多,麻烦太多,生存竞争剧烈,各种负担沉重,若想创造自己的幸福,格外需要别出新裁,发挥自己的长处及个性优势,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这可能是同质社会里的上佳选择。

清早,车上有个中年女人在批改卷子。她把粉色的提包垫在腿上,上面铺了一沓默写英语单词的试卷,她戴着眼镜,很正统的披肩长发,弯着腰,右手握着红笔,左手点着试卷,一行一行,打钩打叉。估计是位中学老师,她一直低头看着试卷,而周围的人几乎都看着她。

不知道周围人是不是也像我一样,看着她,想起了以前的老师。那一张张薄



缩在桥下。这个地区有国民党的三个团,其中两个营大约四五百人把守着山口。

胡炳云回忆,后来夜半,陈光师长亲率了17个勇士,带着绳索一个一个从我军左翼山下利用树木按级交替吊上去,然后迂回到敌军的右翼山上,以手榴弹急攻敌人的据点,炸弹声响,守兵相继败走。敌军看见关隘据点守兵败下来,堡垒里的官兵恐被包围也随之撤退,时任红二师四团六连副连长的胡炳云奉命率十人为敢死队,乘胜攻下腊子口。

颐和园路5号,湛蓝的天空下,阳光布满了北大的西校门,从灰瓦屋檐,到厚重朱门,纹饰精美的门楣也更加绚丽,柔和的风迎面而来,带着朝阳的气息,带着我走进北大。

北大西校门是燕京大

学校友于1926年集资修建的校门,又称为校友门,原本是燕京大学的主校门,现在为北京大学的主门,门正上方的匾额上“北京大学”四字是根据毛泽东在1950年给北大校徽亲笔题字放大而成的。

北京大学校园又称燕园,在明清两代曾是皇家的“赐园”,与圆明园、颐和园毗邻。北大校园是在九大园林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九大园林分别是:淑春园、鸣鹤园、镜春园、朗润园、勺园、治贝子园、蔚秀园、畅春园和承泽园。我从西门进入,走过拱形优雅平缓的校友桥,河水清亮如镜,华表端庄如仪,华表前有两棵百年大树,繁盛有力的枝桠上新绿葱茏,让我感受到北大的精神和文脉历经百年春秋,依然生机盎然。

我走过北大办公楼,未名湖近在眼前。沿着未名湖畔散步,东可观湖光塔

打钩打叉——美的样子

刘吴君

薄

的泛着灰色的卷子,尾巴长长的红色钩、刺眼的叉,陪伴了我许多时光。现在,再没有人在我成长的试卷上打钩打叉了,当我

做错了的时候,我该拿着试卷,站在谁的办公桌前?

到站了,女老师把试卷对折,装进了包里,取下了眼镜。我望着她穿着长裙的身影远去,看了看表,7点20分,我已上不了早自习。

胡炳云回忆:打下腊子口后,他还一直冲在前面。十一把大刀于敌群中,奋勇杀敌。因当时战斗异常激烈,他只顾带领突击队与敌人拼杀,竟然没有感觉到自己的两腿已负伤了。战斗结束后,胡炳云忽然感到两腿钻心的疼痛,蹲下一看,才发现自己被敌人的手榴弹片炸伤,鲜血染红了绑带和裤脚。

胡炳云受伤后,弹片一直未取出又坚持行军,造成伤口感染,伤情恶化,掉了队。连长魏大全立即派一个班的收容队返回找到了他。他们把每个人的绑腿解下来,缠在两根棍子上,做成一副简易的担架,一个班的同志轮流抬着胡往前跑,很快赶上了连队。

影;西可看钟亭落霞;南可望湖山林木;处处有景,各有其妙:未名湖的南部有翻尾石鱼雕塑,中央有湖心岛,一桥与北岸相通。湖心岛的南端有一石舫。未名湖的南岸上有钟亭、临湖轩、花神庙和埃德加·斯诺墓,东岸有博雅塔。

博雅塔建于1924年,共13级,高37米,它的位置是设计者独具匠心的巧妙安排和精心选择,高挺的塔身,在校园内可见它不同角度的俊秀身影,它成了集使用功能、艺术造型、环境协调三方面高度统一的代表作。

我站在未名湖

边,静默地看着掩映在树木后的晚霞,橙色的柔光接着还不肯暗去而显得庄重的蓝天,沉静的湖水清澈如镜倒映着天空和环湖而立的各种树木。

我想起了在北大流行的一首歌:“未名湖是个海洋,诗人都藏在水底,灵魂们都是一条鱼,也会从水面跃起……”

百年前北大人文荟萃,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他们以思想的光芒引领着青年们一路前行,岁月如河,河面清澈如镜,倒映出他们的身影,仿佛他们从没有离开北大,他们是北

大的泛着灰色的卷子,尾巴长长的红色钩、刺眼的叉,陪伴了我许多时光。现在,再没有人在我成长的试卷上打钩打叉了,当我

薄

的泛着灰色的卷子,尾巴长长的红色钩、刺眼的叉,陪伴了我许多时光。现在,再没有人在我成长的试卷上打钩打叉了,当我

胡炳云回忆,团部医生李智广为自己注射了一支珍贵的破伤风针,打完针后,他用刀片把胡的伤口割开,把脓水从里面引流出来,再用钳子伸进去把弹片夹了出来。胡炳云忆此说:“没有打麻醉,疼死我了,浑身冒汗,那天一夜无法入睡!”

1995年6月27日,胡炳云将军一边摇着鹅毛扇,一边与笔者谈起他在长征中几场战斗中负伤的经过。笔者印象最深得是老将军最喜欢说的口头语:“打得敌人呜呼哀哉,打得敌人呜呼哀哉……”重复多次,语调铿锵,二十余年过去,将军豪情仍历历在目。

一支失而复得的红军队伍,明请看本栏。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1992年初夏,菩提树开花,满城芬芳的时候,我第一次去柏林。那时柏林墙还未整理成如今游客中心的模样,它还好像是一道妇女剖腹产后留在身体中央的明显疤痕,那样横跨在两个柏林之间。边界线上东边的荒芜与诗意,西边的繁荣与乏味还明显可见。我那时就知道,这座城市是我最心爱的城市,因为它时刻提醒着我成长的社会背景,与我精神世界版图上永远都无法回避的故乡。

尔后,我一次次去柏林,熟悉了那里的人与事,在东西柏林各自的文学馆里朗读自己的作品,在东西两个柏林的房子里住下,就着夏日漫长的明亮暮色,坐在被菩提树密密遮掩的阳台上与人长谈。漫漫15年过去了,我看着这座穷而性感的城市成为一座欧洲新都城。

从城市来说,它新生了。可它再也没有那种穷而性感的诗意了。

大流动的文化风景,是北大文化生命的血脉!是他们穿透黑暗的深邃思想,让这未名湖和燕园蕴含着百年不散的灵气。

未名湖南岸的临湖轩既有山林环抱,竹林掩映,又可眺山色湖光,环境特别幽静。远观只见屋脊,入内则别有天地,布局上突出一个“藏”字。

1931年在燕京大学校庆的时候,冰心提议将其命名为“临湖轩”,她还约请了胡适书写了“临湖轩”,然后制匾悬挂于大厅临湖一面的门额上。临湖轩承载着中国古典建筑的特色,屋宇不大,但轩内

故事不少。临湖轩的遗址是清朝乾隆年间权臣和坤淑春园的“临风月楼”,1860年淑春园被毁时只有未名湖边的石舫基座和这座楼保存下来。燕大建校时,校长司徒雷登的费城友人乔治·柯里夫妇捐资修缮此楼,赠给校长司徒雷登作为住宅。司徒雷登常会邀请燕大的教授们做客临湖轩畅谈交流。

1929年,司徒雷登在这里主持了吴文藻和作家冰心的婚礼。1930年,国学大师钱穆应邀进入燕京大学任教。面对大家竞相命名,但一直没有定名的湖,他向司徒雷登建议取名“未名湖”。从此未名湖声名远扬。

1935年,吴文藻的学生费孝通和王同惠也在这里举行婚礼,主婚人还是司徒雷登校长。1952年,北大迁到燕园,马寅初校长也曾在这里居住并迎接

胡炳云回忆,团部医生李智广为自己注射了一支珍贵的破伤风针,打完针后,他用刀片把胡的伤口割开,把脓水从里面引流出来,再用钳子伸进去把弹片夹了出来。胡炳云忆此说:“没有打麻醉,疼死我了,浑身冒汗,那天一夜无法入睡!”

1995年6月27日,胡炳云将军一边摇着鹅毛扇,一边与笔者谈起他在长征中几场战斗中负伤的经过。笔者印象最深得是老将军最喜欢说的口头语:“打得敌人呜呼哀哉,打得敌人呜呼哀哉……”重复多次,语调铿锵,二十余年过去,将军豪情仍历历在目。

一支失而复得的红军队伍,明请看本栏。

宾客。马寅初离职迁出临湖轩后,这里被改成贵宾招待所。现在临湖轩作为北京大学的贵宾接待室,每年要接待四方嘉宾。

未名湖、博雅塔和图书馆构成北大著名的景观之“一塔湖图”。图,是指北京大学图书馆,它有1100多万册文献资料,是亚洲高校第一大图书馆,在这里孕育出各科杰出的专家学者,是名副其实的学术殿堂。

我走在北大的校园里,既感受到皇家园林的宏伟气度,又有江南水乡的秀丽清俊,既感受到自然怀抱的天籁气息,又有着浓郁醇厚的书香氤氲,北大既流动着百年绵延不绝的文化血脉,又绽放着当代轻舞飞扬的青春生命,这段歌词飘散在北大的校园里,也回旋在北大人心里,“这真是一块圣地,今天我来到这里,阳光月光星光灯光在照耀,未名湖是个海洋,鸟儿飞来这个地方,这里是我的胸膛,这里跳着我心脏。让那些自由的青草滋润生长,让那泓静静的湖水永远明亮,让萤火虫在漆黑的夜里放把火,让我在烛光下唱歌,我的梦,就在这里……”

谢冕先生的《永远的校园》更是抒发了北大人对北大一往情深和对北大之魂的理解,“在这小小校园却让所有在这里住过的人终生梦绕魂牵。其实北大人说到校园,潜意识中并不单指眼下的西郊燕园,他们大都无意间扩展了北大特有的校园观念:从未名湖到红楼,从蔡元培先生的铜像到民主广场。或者在北大人心目中,校园既具体又抽象,他们似乎更乐于承认象征性的校园的灵魂。”

走在北大的校园里,北大天空的蓝,会浸润你,让你沉迷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沉浸在与北大对话的状态中,感觉心灵可以抵达的深度,感觉北大之心有力的跳动。



夜光杯